

金凤朝阳冠

上

张曦光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张曦光 著

(上)

安徽文艺出版社

金凤朝阳冠

(皖) 新登字04号

金凤朝阳冠 (全二册)

张曦光 著

责任编辑: 玉佩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 和县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875

插页: 4

字数: 480, 000

版次: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6-0803-X/I·723

定价: 11.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溢满芝兰馨香的公主卧室，梳妆台上的金凤朝阳冠闪射出璀璨的光芒，冠上镶嵌的那颗硕大的宝珠，将深夜幽静的闺房照得晶莹剔透。倏忽，一股清风徐徐把紧闭的雕花窗吹开，无声无息地卷走了金凤朝阳冠……忽听窗外有人低喝：

“住手！”旋即响起兵刃撞击之声，两条黑影向皇城外掠去……该书由此拉开激战的序幕。西洋五魔，欲掳中华奇宝，中国五鬼，想据此宝，翻云复雨；南洋五毒，妄图以此重贿朝中奸佞，里应外合，鲸吞国土。忠臣良将与武林志士联手，姑苏擒盗，澳门敌堡勇斗强梁。南洋夺宝，鏖战外夷高手。蓬莱灭贼，血战东洋五龙。交趾激战，深山抖雄威；正义启心扉，外洋女爱恋中华男。良善感妹丽，扶善嫉情小英雄……全书故事曲折惊险，护国宝，除奸臣，惩强贼，威盖华夏，武惊天地……

目 录

第 一 章	小店怪客.....	(1)
第 二 章	奸细、叛贼.....	(24)
第 三 章	皇林激战.....	(40)
第 四 章	野心勃勃的五鬼.....	(56)
第 五 章	姑苏夺宝.....	(70)
第 六 章	万路通镖局.....	(86)
第 七 章	魔圈.....	(105)
第 八 章	索命链.....	(126)
第 九 章	小红孩.....	(144)
第一〇章	东方美人.....	(155)
第一一章	五龙摆擂.....	(171)
第一二章	龙虎争雄.....	(184)
第一三章	飞龙涉险.....	(196)
第一四章	大魔头的美梦.....	(212)
第一五章	奇人奇智.....	(231)
第一六章	虎口拔牙.....	(248)
第一七章	坏水李狗.....	(269)
第一八章	五堂会审.....	(287)
第一九章	东海神鲲.....	(307)

第二〇章	小鬼玩火·····	(325)
第二一章	龙鳞金背紫金刀·····	(341)
第二二章	桃花恋芙蓉·····	(362)
第二三章	魔影飞向皇官·····	(382)
第二四章	催命鬼·····	(403)
第二五章	公主遭劫难·····	(421)
第二六章	剑光，在深山密林闪耀·····	(441)
第二七章	魔窟游刃·····	(462)
第二八章	绿衣仙子·····	(480)
第二九章	断臂花郎·····	(501)
第三〇章	美人钩钩·····	(521)
第三一章	混世髻叟·····	(539)
第三二章	黑手·····	(564)
第三三章	追查元凶·····	(583)
第三四章	投毒者·····	(601)
第三五章	皇官中的天神·····	(618)
第三六章	借刀杀人·····	(635)
第三七章	笼罩着神秘色彩的英雄擂·····	(653)
第三八章	五毒阴风掌·····	(672)
第四九章	绝艺荟萃·····	(690)
第四〇章	钦差大臣·····	(712)
第四一章	擂台除奸·····	(733)
第四二章	摩天楼·····	(753)
第四三章	英雄受挫九莲山·····	(774)
第四四章	催命鬼三魂出窍·····	(797)
第四五章	隐士不隐·····	(807)

第一章 小店怪客

皇城脚下，有片鸡毛小店。

孤零零的小店，坐落在密林边缘。这里，太偏僻了，店主人居然在这儿开店，也许他不懂生意经，也许他压根儿就不想招揽顾客，也许他是个傻瓜……

可是，偏僻也有它的好处，有的人偏偏要远离闹市，跑到这儿，喝上几杯消闲酒。

这天傍黑，三匹骏马哐哐叫似旋风般驰向小店，第一匹马上的大块头神秘地说道：“这儿可是块风水宝地。等咱们做完了活，出城就到，后有树林，风一紧就赶快扯幌，钻溜乎也，万无一失……”

第二匹马上的胖子点点头：“大哥高明，这儿的确是块风水宝地。”

第三匹马上的麻子附和：“是啊！皇城内外，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去处了，进进出出，鬼神莫测……”

三人说着到了店前，翻身下马。

店老板是个两眼昏花，耳朵不灵，手脚不便的瘦干巴老头儿，正坐在空荡荡的店堂里打盹，见了客人，陡然有了精神，一面吩咐小伙计将坐马拉向后院喂些草料，一面招呼客人入座。点上明烛。打酒沏茶。

三位豪客圆睁二目，扫了扫小店，大咧咧地入了座，要桌酒菜。几杯酒下肚，话便多了起来。麻子道：“大哥，做成了这个活，咱弟兄就富比王侯了。嘿嘿，往后……”大块头忙摆手制止，瞅瞅店老板，正坐在灶火间门前打盹。心中一动，举起酒杯说道：“店老板，来两盅！”

瘦干巴老板茫然地抬起头，指指耳朵：“客官爷，还要啥？没听清……”

麻子：“是个聋子。”

大块头高声道：“来两盅！”

瘦干巴老板一怔。惊道：“啊，有虫！”

一阵哄堂大笑。

瘦干巴老板，呆头呆脑，不知所措。胆怯地问：“客官爷，笑什么？”

麻子大声道：“不关你的事，不要噜苏……”

瘦干巴老板不解地问：“客官爷，叫俺落锁？”

大块头笑笑，转向同伙：“这儿既是块风水宝地，开店的干巴老板儿又是个聋子，天助咱也！”

麻子紧接着奉承道：“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是，再好的宝地，没有你领头，也难成大事嘛……”

胖子附和道：“是嘛。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四海之内，南北二京，黑白两道，内外两家，凡是攥刀把子的，谁不知天下第一快刀之威！”

麻子得意地道：“岂止是知道威名，简直是奉若神明。”

胖子道：“天下第一快刀，杀遍天下无敌手。凭大哥这口掌中刀，什么关闯不过，想什么搞不到，闯皇宫如入荒草野

湖……”

大块头被吹捧得忘乎所以，不禁哈哈大笑：“不是愚兄夸口，自出道江湖以来，还从未有人躲过吾的三刀……”

三个武林豪客，酒后无状，正夸着海口，互相吹捧，黑影一闪，突然走进一人。

大块头顿时僵住，张开的嘴，再也合不上了。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弹起了琵琶。身子也似乎渐渐地矮了下去……

新来之人，戴顶大草帽，红缎纳里，黑绸沿边，外罩黑缎披风。黑乎乎溢出鬼气，像个勾魂无常。他站在三位客人的桌前，脸上罩着黑纱，只露出两只眼睛，闪着摄人魂魄的绿光。恶狠狠地瞅着大块头。

这一对闪着幽幽绿光的怪眼睛，犹如一条毒蛇，一只饿狼，正要扑向猎物。

除非是傻瓜，是瞎子，在这双绿森森的目光逼视下，还能无动于衷，或许是因为没有头脑根本想不到危运将临。

凡是人，凡是一个正常的人，谁也经受不住这可怕的绿光逼视。

不知何时，胖子已钻到了桌底下。

麻子蜷曲在墙角，抖作一团。

开店的瘦干巴老头儿，吓昏在地。

新来之人，瞅着大块头，慢慢地摘下草帽，慢慢地解开披风，一并放到空桌上。阴恻恻地问：“小子，还认识爷爷吗？”

大块头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认……认识。”

新来之人冷冷地问：“爷爷是谁？”

大块头颤声道：“爷爷是……是……”

新来人逼问：“爷是什么？”

大块头的上下牙格格地碰撞：“小的只知道爷爷的外号，不敢……”

新来人喝问：“外号是什么？快讲！”

大块头被逼得透不过气来。人的名，树的影，新来之人，江湖道上只要提起，无不动容，诚如谈虎色变之谓也。因为凡是见过他的人，十有八九，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手毒心狠，神出鬼没，武功绝伦，是一条真正的披着人皮的恶狼。虎诚毒也，但虎不饿不吃弱者。狼却不然，凡遇弱者，一定要扑上去咬死而后已。他有一颗狼心，凡到手的猎物，不管有无冤仇，也不论老弱妇孺，决不会留下活口。

大块头暗忖：完了，碰上这个丧门星。继而一想，眼下反正难逃一死，凭自己掌中的这把刀，也许能……想着，不禁来了精神，硬着头皮道：“只知道爷的外号叫毒蛇。”

那人傲然地笑笑，发声如雷：“哈哈！尔的眼还算没瞎。”狠毒的阴笑挂在脸上。

大块头毕恭毕敬，哈着腰道：“爷爷威震天下，那个不知，谁人不晓。”

被称作毒蛇的人嘲讽地笑笑，说：“可是，你这天下第一快刀韩天雕的名头也不小啊……”

韩天雕一震。陪着小心：“爷爷过誉，小的怎敢……”

毒蛇道：“少废话！爷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韩天雕道：“哎……路过京城，图个清静。在这里和朋友小聚喝两杯。”

毒蛇怒问：“清静？是真的吗？老实说！”

韩天雕语塞：“这……”

毒蛇逼近一步，一字一板地道：“半字虚言，要尔狗命！”

韩天雕连连后退，满额滚着汗珠：“小的实话实说。”

毒蛇：“讲！”

韩天雕只得实告：“想干桩大买卖。”

毒蛇问：“什么买卖？”

韩天雕道：“皇帝老儿的爱女，长安公主新做了顶金凤朝阳冠。小的想……”

毒蛇心中一动，忙问：“嗯，凤冠能值几何？”

韩天雕道：“若论凤冠，镶金贴银，也不过千把两银子。可是，凤冠上嵌的那颗天香夜明珠，却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据说能医百病，有了它就可益寿延年。此珠有雌雄二颗，雌珠早先被高人盗走，现只剩下一颗了。长安公主体弱多病，郑贵妃只有此一女，仗着得宠，多次向万历皇帝请求，才把仅有的这颗天香夜明珠给了公主……”

毒蛇道：“皇宫大内，高手如林，戒备森严，你能进去？”

韩天雕道：“不瞒爷爷说，小的已把道子踩好了。”

毒蛇笑道：“你小子还算诚实。可是这消息爷也听说了，道嘛，也踩过了。”

韩天雕大惊：“爷爷你……”

毒蛇反问：“爷怎么了？”

韩天雕道：“爷既踩了此道，小的就走，决不挡爷的财路。”

毒蛇：“财帛动人心，你会甘心？况且又费了不少手脚。”

韩天雕连连点头：“甘心，小的甘心。”

毒蛇笑笑：“这是假话，爷爷可最讨厌说假话的人……”

韩天雕诚惶诚恐地说：“说真话，小的不如爷爷，争也无益，只好让贤。”

毒蛇点点头，道：“这倒是实话。我毒蛇自出道以来，总是独来独往，从未交过朋友。老实说，也从不留下一个活口。不过，这次进宫盗冠，倒真想有个帮手。你小子还算诚实，爷就破例留下你，怎样？”

韩天雕如释重负地说：“谢爷爷。”

毒蛇笑笑道：“耳听天下第一快刀之名，未见其实。不知确否？是否当面一试，看看配不配当爷的帮手。”

韩天雕心想：江湖传说，毒蛇武功，盖世无双，更令他目空天下。试试就试试，也让他不敢小看我这名天下第一快刀，真心跟我合伙。有此高手相伴，皇宫盗宝，必然马到成功，再瞅准时机，宰了这毒蛇。既成为天下第一豪富，又为江湖除此大害，名利双收……想罢遂道：“恭敬不如从命，小的献丑了。”

毒蛇道：“嗯，亮出真功夫来。”

韩天雕口称：“遵命。”说着，慢慢拔出胯下的柳叶钢刀，对准桌上的红烛，青光一闪，一团银辉，快如闪电，挥洒而出，斩断九截，可是红烛，居然未动，烛光未熄。天下第一快刀之誉，果然名不虚传。

韩天雕露了这一手，面有得意之色，慢慢地收刀入鞘。说道：“敬请爷爷指教。”

毒蛇不屑地笑笑：“你的刀法，还可将就。不过，妄称天下第一快刀，未免言过其实了。”

韩天雕一怔：“爷爷可否……”

毒蛇大咧咧地说：“看你练刀，爷爷也不禁技痒，就试试吧。”说着右手朝腰间一摸，“唰”一柄其薄如纸，其宽如带的软剑，挟着凌厉的金风，耀眼的光华，寒森森的冷气抖出。

韩天雕一怔，吓得连连后退。

这种软兵器，看似轻如鸿毛，威力却重于泰山。全靠人的内力发动，无坚不摧。

软剑抖出，犹如一条灵蛇，仰首拧腰，怒视八方，随时准备扑向猎物。

软剑浸毒，见血封喉，人人侧目。寒森森的绿光，砭人肌肤。

毒蛇右手握剑，左手端起馍筐一掷，九个白面馒头，四散飞起。毒蛇一个跳跃闪身，软剑化作一团银辉，馒头全部穿在软剑上，却没有听到一点声息。

动作之快，剑锋之利，力度之难，已入臻化境。

韩天雕瞠目结舌。

韩天雕刀斩红烛，固称一绝，比起毒蛇，剑穿飞馒头，实乃相差天壤。

毒蛇之所以名震武林，确有独到之处。

毒蛇问：“爷爷的剑法如何？”

韩天雕竖起拇指：“高，高不可攀，小的大开眼界。”

毒蛇道：“凭爷的功夫，皇宫盗宝，是否需要同伙？”

韩天雕心中一惊：“小的只配给爷爷巡风。”

毒蛇两眼一瞪：“巡风？”

韩天雕寒着脸点点头。

毒蛇道：“可是，你若去了，取来国宝，爷爷能放心吗？”

韩天雕：“小的甘心效命。”

毒蛇阴阳怪气地说：“不是真心话吧？你真的跟了去，事成之后，不知何时，背后给爷一刀，独占国宝，爷爷就抱恨终天了。”

韩天雕心头一颤，忙说：“小的不敢。”

毒蛇道：“爷爷作事，从不让外人得知，既已露了底，岂不坏了规矩？”

韩天雕面如死灰，浑身颤抖起来：“爷爷你……”

毒蛇缓和了语气：“能不能例外，就看你小子可敢跳圈了。”

韩天雕连连点头：“爷爷但有吩咐，小的敢不从命……”

毒蛇指指胖子与麻子问：“这两个窝囊废，是你的同伙吧？”

韩天雕点头。

毒蛇用命令的口气道：“唤他们起来，爷有话要问。”

韩天雕口称：“是。”随即转向二人：“起来，起来，爷爷有话问你俩。”胖子、麻子战兢兢地爬起，躲在韩天雕身后。

毒蛇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两只绿森森的目光，始终盯着韩天雕，冷冷地道：“他们两个也知底细，该怎么办呐？”

韩天雕一愣：“这……”

毒蛇恶狠狠地说：“还让爷爷说吗？”

韩天雕狠狠心：“爷吩咐好了。”

毒蛇一字字地道：“快刀斩烛，雕虫小技，不足为奇，”

要表忠心，快刀杀人，才有兴头……”

毒蛇的话未落音，胖子与麻子吓得“啊”地一声惊叫。韩天雕为了自保，柳叶刀便挥洒而出，两人余音未绝，已人头飞滚，血箭喷射，死尸“呼通”倒地。

毒蛇赞许地点点头。

韩天雕巴结地问：“爷还有何吩咐？”

毒蛇道：“你为了讨好爷爷，这样对待同伙，未免太过分了吧？”

韩天雕一惊：“哦！”

毒蛇道：“你为了保命，滥杀同党，谁还信得过你呢？”

韩天雕有苦难言：“这不是……”

毒蛇叹口气，道：不要解释，爷爷什么都明白。爷的心比你黑，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韩天雕稍稍心安：“爷爷明察秋毫。”

毒蛇又叹口气：“可是，我考虑再三，两个黑心人同伙，迟早总得死掉一个，你说是吗？”

韩天雕连连后退：“小的就走，小的就走……”

毒蛇两眼陡暴凶光，二目如电，桀桀怪笑，阴冷如刀。恶狠狠地道：“走！爷也不叫毒蛇了！”

一声暴喝，韩天雕眼看绝无生理，遂拼了性命，柳叶钢刀挥洒而出。刀挟疾风，呜呜作响，那响声紧接着化作一团森寒的光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毒蛇。眨眼之间，连攻了三十六招。

天下第一快刀，威猛无比。

毒蛇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势，狂飙似的刀锋，居然没有抖出他的软剑，迎击还手。他身如灵蛇，似影随形，围着韩天

雕，闪转腾挪，恰赛戏水的游鱼，浪里的蛟龙，又像在戏耍一个顽童，在刀锋上跳舞，而不是拼命。

困兽犹斗，置之死地而后生。韩天雕明知不是毒蛇的对手，但求生的本能，希图侥幸，使出武学精技，倾注全力，死打硬拼，招招式式，致人死命。他一招快似一招，一式强似一式，犹如长江大海，涛涛不绝，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的余地。一口气连攻四十二招。可是，毒蛇却游刃有余，毫无破绽。韩天雕不禁暗自吃惊：看来，今日欲侥幸取胜，确非易事。

毒蛇躲过四十二招，遂一声暴喝：“住手！”喝声未落，他那柄软剑，森寒的剑锋，已横在韩天雕的脖子上。

韩天雕顿时僵住。那可怕的剑锋，刚刚触及咽喉，顿时，寒透五内，手中的钢刀“当啷”落地。

毒蛇出手反击之快，简直不可思议。

毒蛇剑锋之绝，把握之准，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然而，韩天雕的快刀，还有反击的余地。眼下鹿死谁手，尚难定论。如果毒蛇稍快稍狠，韩天雕也就身首异处，他不会知道毒蛇剑术之妙之绝。令人不解的是，毒蛇却没有立即将韩天雕杀死。

毒蛇是出于怜悯吗？否！

毒蛇每抓到猎物，并不立即处死，认为这样太便宜了死者。他总要尽情地戏弄，慢慢地折磨，使之生不如死，心胆俱裂。他喜欢研究、观察、欣赏被害者恐怖、绝望的眼神，听被害者的乞求、卑躬的声调。就如猫抓耗子一般，总得抓了放，放了再抓，直到尽情地玩弄够了，再猛扑上去，将弱者咬死。

毒蛇两道绿闪闪的目光，死盯着韩天雕。问：“是你小子的刀快，还是爷的剑快？”

韩天雕僵住，嘴半张着。他不能也不敢回答，因为他只要一说话，咽喉一动，森寒的剑锋，就会割破他的喉管。

毒蛇阴冷地笑笑，歪着头傲气十足地问道：“服不服爷爷？”

韩天雕的目光，表示了他服，他五体投地地服眼前这位大爷。

毒蛇叹口气：“敢跟爷爷动手，倒也算条汉子。只可惜你的刀慢了点儿。”

韩天雕两眼瞪着毒蛇，他那绝望、哀怜、怨毒、悔恨的目光，表明了一切。

毒蛇又深深地叹口气：“念你还算条汉子，敢要几招，总比闭目待毙有趣一些。爷爷就成全你，让你少受些煎熬，也算留点情面了，爷还有正事，没工夫逗你玩，就早打发你上西天吧……”说着就要挥剑抹掉韩天雕的脖子。

“哟，光想杀人，就不想别人杀你吗？”

“啊！”如芒在背，毒蛇不禁惊呼一声飞旋身形，软剑尚未挥出，已经僵住。

不知何时，店里又多了一个人。

凭毒蛇的耳目之灵，即便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忽然闯来，他不会发觉不到。可是，新来之人，是怎么来的？啥时到的？他却一无所察。一股冷飕飕的凉气，直冲脑门。

奇人！简直是从天而降！高不可测！

奇人，更令毒蛇惊奇的，竟然是位女人，一个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